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

(一) 詩歌之部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

詩歌之部
(一)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

詩歌之部(一)

中華民國67年3月一版一印

中華民國68年10月一版二印

版權所有 不准盜印

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045號

主 編：柯 慶 明 · 林 明 德

發 行 人：熊 嶺

印 行 者：巨 流 圖 書 公 司

臺北市博愛路25號(泰華大廈)613室 11002

門 市：中國書城內(臺北市成都路1號)

電 話：(02)3711031 · (02)9315049

郵 購：郵 政 劃 撥 帳 戶 100232 號

港 澳：港 明 書 店
總代理

香 港 九 龍 彌 敦 道 500 號 二 樓

定價臺幣：90 元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詩歌之部(一)

目錄

作者簡介·····	一
弁言·····	五
詩經國風的草木和詩的表現技巧·····	一一
試析九歌中的山鬼·····	四七
論屈原「橘頌」·····	五五
「結髮爲夫妻」淺析·····	六三
論陸機的诗·····	七一
從郭璞的遊仙詩談起·····	一〇七
試論劉琨的诗·····	一二五
汪其楣	
林文月	
廖蔚卿	
柯慶明	
李元貞	
李元貞	
葉 珊	
柯慶明	

目

錄

柯慶明	論兩首序詩·····	一三
張亨	讀陶淵明的「形影神」詩·····	一五
齊益壽	論陶淵明的內在世界·····	一七
林明德	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的神話世界初探·····	二〇
張健	陶潛、蘇辛與菊·····	二九
汪其楣	後記·····	三五

·作者簡介·

葉

珊

本名王靖獻。民國二十九年生。臺灣省花蓮縣人。東海大學文學士，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美國麻省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現任教於美國華盛頓大學。著有：詩集六種、散文集三種；評論文集則有「傳統的與現代的」及「毛詩成語創作考」二種。

李元貞

民國三十四年生。湖北省荊門縣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現任淡江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講師。著有：「黃山谷的詩與詩論」、「還鄉與舊夢」等。

柯慶明

民國三十五年生。臺灣省南投縣人。臺大中文系畢業。現任臺大中文系副教授。著有：「一些文學觀點及其考察」、「萌芽的觸鬚」、「分析與同情——中國古典文學的批評與其理論」、「境界的再生」、「境界的探求」、「試論王維詩中的世界」、「文學美綜論」等文學論述；及創作：「出發」（散文集）、「清唱」（詩集）等。

廖蔚卿

民國十二年生。四川省人。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畢業。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著有：「建安樂府詩溯源」、「南北朝樂舞考」、「張華與西晉政治之關係」、「從文學現象與文學思想的關係談六朝『巧構形似之言』的詩」、「六朝文論」等。

林文月

民國二十二年生。臺灣省人。臺大中國文學碩士。現任臺大中文系教授。著有：「謝靈運」、「謝靈運及其詩」、「南朝宮體詩研究」、「澄輝集」、「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之影響——從日本遣唐使時代到白氏文集之東傳」、「山水與古典」、「讀中文系的人」等文學論述；另有遊記「京都一年」及譯注「源氏物語」第一、二、三冊。

汪其楣

民國三十五年生。安徽省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學士，美國俄勒岡大學戲劇碩士。現任中國文化學院副教授。

張亨

民國二十年生。山東省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著有：「荀子假借字譜」、「離騷輯校」、「楚辭斟補」、「荀學與老莊」、「莊子注的作者問題」、「荀子禮論篇非取自大小戴禮記辨」、「先秦思想中兩種對語言的省察」、「

荀子對人的認知及其問題」、「陸機論文學的創作過程」等。

齊益壽

民國二十七年生。福建省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著有：「陶淵明論叢」等。

林明德

民國三十五年生。臺灣省高雄縣人。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現任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著有：「晏幾道及其詞」、「金源文學家小傳」、「金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金代文學批評研究」、「唐詩的境界」等。

張健

民國二十八年生。浙江省嘉善縣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著有：「中國文學散論」、「中國文學與思想散論」、「滄浪詩話研究」、「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讀書與品書」、「中國現代詩論評」，並創作有詩集：「鞦韆上的假期」、「春安大地」、「畫中的霧季」；散文集：「哭與笑」、「春風與寒泉」、「神秘與得意」、「野鶴的白羽」、「獨白與幽思」等。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弁言

我們不辭改變一貫着重西洋文學的路線，掉首宜介中國古典文學，其意自闡，正說明了我們對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重視。我們竭誠希望這一期的推介能夠使中國古典文學不再僅是學院中稽首研究的「古物」，而轉成爲大眾（尤其醉心現代文學的份子）品讀的瑰典。

——「現代文學」雜誌第三十三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前言

「現代文學」雜誌，自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第三十三期推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起，就一直不曾間斷的刊出大抵佔全刊四分之一篇幅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專欄，並於民國六十年連續刊出了長達兩期（第四十四、四十五期）的「中國古典小說專號」。截至民國六十二年九月「現代文學」休刊之前所正式出版的第五十一期爲止，（第五十二期曾經印出，但未發行），「現代文學」雜誌的這一半途崛起，後來日漸重要的專欄，一共刊載了七十二篇，約九十五萬字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在短短的六年裏，以一季刊（並且往往未能定時出刊），而能有此成績，亦不能不算斐然可觀了。

這些論文除了第四十五期「中國古典小說專號」上，有幾篇「太平廣記」的研究，是由也在輔仁大學授課的葉慶炳教授指導輔仁大學中研所的研究生所撰之外，幾乎清一色都是由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師生所提供的。這些作者中包含了，現在已自臺大退休的臺靜農教授、鄭因百教授等影響深廣的老一輩學人以下，而至撰稿當時還在大學本科就讀，臺大中文系的各種程度，各種階段的先生與同學。因此這些論文，彙集在一起，大體上可以反映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某種趨向、某些成果。自然這只是很受「現代文學」雜誌本身之「性格」所限制與折曲的一小部分成果與現象。所謂：「一斑」，當然確是長在豹身上的，但卻並不是也不能以窺全豹的。雖然如此，這些論文綜集在一起，仍然反映出某種共同性、某種一致的基本精神。其中有些是來自「現代文學」雜誌的要求，例如：希望「能夠使中國古典文學不再僅是學院中稽首研究的『古物』，而轉成爲大眾（尤其醉心現代文學的份子）品讀的瑰典」；因此這些論文就具有較大的普遍可讀性，而避免了過分專門的討論；避免了在專家研究上有其絕對的重要性，但對於一般讀者卻未必具興味的考據、訓詁、或年代、背景等等的深入研討與辨正。同樣的，過分偏僻、並且不是第一流，或不太重要的作家的作品，也都加以避免了——這裏多少正反映着，一個大學的中文系，面對社會的一般人士時，所需要負起闡明發揚的，永遠不是研究者個人的偏好，而必須更是一個本國文學之整體「傳統」的意識。因此這些論文所研究論述的，雖然尚未能形成對於中國古典的「傳統」的一個完整的闡釋，但所論列的卻都是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的重要作品。因此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的瞭解，這些論文的結集，自亦

有其規模略窺的意義。

雖然注重一般讀者的可讀性，但這些論文仍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而不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欣賞」或「介紹」。無論「現代文學」雜誌創設此一專欄的初衷，或者臺大中文系在平常訓練上的要求，都使得這些論文的作者，必須在確有創獲、真具新見的情形下，方才執筆撰論。因此，雖然對廣大的非專攻的讀者而言，徵引綜輯一般前人的意見，只是普通常識性的整理或介紹，往往也是不無有益而或富饒興味的。但是這種以類祭代替洞察，以排比代替思索的純是剪輯或轉述的現象，卻並不存在於「現代文學」的這些論文中。因此，這些論文中的創見或有深淺之別，但卻不因敘述的力求「淺出」，而減少了它們意在「深入」的學術興味。對於專門的研究者而言，這些論文自當有其不可磨滅的參考價值的。

我們很難說，臺大中文系，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上是否有其特殊固定的路向；因為兼容並蓄、自由探討、各別發展原是它一向保持的傳統精神。但是就以「現代文學」上的這些論文看來，則一方面既呈現着探索方式與內涵上的多樣性，一方面有意無意中似亦流露着某種基本精神上的一致性。這種探討古典文學的基本精神，除了前面已經敘及的一種對於本國文學之整體「傳統」的充分意識，以及對其傳承發揚的責無旁貸的心情之外，或許可以說正是一種朝向「文學批評」之復興的趨勢。幾年來的古典文學研究，一方面基於乾嘉的學術傳承，一方面受到西方自泰恩以降的歷史主義等等的影響，基本上可以說就是一種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歷史考證。胡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與「白話

文學史」正是這個潮流的典範。研究的範圍是擴大了，俗文學不再被排斥了，以引車賣漿者流的白話所撰寫的作品，受到重視了；因此整部文學史，整個文學傳統的觀念改易了。這是它們的深具里程碑意義的貢獻。但是它們所據以研究「文學」的方法，卻是「歷史學」的，而非屬於「文學」本身的。因此，文獻的、真偽的考證是其端，政治的、社會的、傳記的解釋是其緒。文學作品無他，在這種研究背後的意識或潛意識裏，不過是一批歷史現象的絕佳的參考文獻罷了！大家恍然忘卻了，文學原也是想像的、虛構的藝術！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上，「文學批評」消失了，消失在假「文學史」之研究爲名的「歷史研究」。於是，以「文學批評」爲基礎的「文學史」的研究，也就跟着在陰錯陽差的南轅北轍裏，日益遙遠而更加可望不可即了。

視文學研究爲一獨特的領域，有其獨特的目的、方法與範疇，而不僅是思想史、社會史、或政治史等等的附庸。確認文學也是藝術的一種，也就是可以超越時空，而終究得訴諸人人同具的普遍人性，加以直接感受；在感受中感動，在感動裏認知；因而雖然承認文學作品確乎具有其所屬時代的歷史性，但更重要的，卻是體認它作爲成功的藝術品所具有的永恆的當下性與同時性，正是一切古典文學的「文學批評」研究的起點。文學的本質，歸根究柢，可以簡單的說，就是一種藉語言表現所反映的，特殊情境下的生命意識。因此，「文學自身」的研究工作，永遠必須針對作品的語言表現入手，而終於對其所反映的生命意識的興發、感通、覺知。但是所有具有真實意義的生命意識，永遠必須是存在於某種特殊生存情境之中的意識，否則即不再是所謂的「生命」的意識。或許也就在這裏，文學

終於和哲學分道揚鑣，而在某種意義上趨近於歷史了。因此，語言表現的精密注意，貫通古今、普遍一致的人性精神意識的喚醒與回歸，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特殊情境的歷史角度的充分瞭解，都是以文學自身的立場，也就是以「文學批評」的立場，對待古典文學作品，所必要而不可或缺的程序與運作。就在這種基礎上，「文學批評」所要完成的工作，正是一國文學，或者更是人類文學，透過一個個單一的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精神傳統的整理、詮釋、發揚。就在上述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代文學」的這些論文，約略的反映了一種「文學批評」的復興的趨勢。因此在方法上，大多着重在作品語言表現的深入分析；對於作品所呈現的特殊情境裏，必須進一步知曉注意的歷史狀況的明白闡釋；而終於歸結到對於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生命意識，也就是某種「境界」的同情共感的把握與傳揚。

「現代文學」的這些論文，從某方面說，正是介於「文學雜誌」到「中外文學」雜誌之間的一種過渡。就以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而言，一方面它顯然比「文學雜誌」期間的論述，具有更豐富更堅實的本文分析的努力，以及對於英美新批評方法之存在的認識；一方面卻尚未離開本國文學為主體的立場，並未類似「中外文學」雜誌上所出現的部分的討論一般，已經進到「比較文學」或者以西方文學觀念為其立論的主體或基點。這一方面反映着英美德行的文學研究方法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衝擊與影響的逐漸加大；一方面也反映了以中國文學為主體的研究者，所畢竟在接受英美影響之餘，終不能放棄的、無法削足適履、張冠李戴的立場。終究，人是為了頭才造帽子的，不能為了戴帽子就去砍頭的。因此，「現代文學」的這些論文，由於作者幾乎都是中文系的師生，無形中也反映了某種特

殊的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立場。

基於以上數端，因此我們很樂意這些論文在「現代文學」休刊多年之後，重加整理，見到它們能夠以「叢刊」的形式再度印行；相信對於各種不同的讀者，出於各種不同的需要，都有重加閱讀參考的價值。這一套叢刊，早在「現代文學」尚未休刊之前，即有出版單行本的計劃，其中小說之部，尙且已經由晨鐘出版社付排、二校，後來竟因故未能刊行，實是平生憾事。現在終於在輔仁大學林明德先生的熱心奔走，共同編校，巨流圖書公司熊嶺先生的大力支持，「現代文學」社長白先勇先生的欣然同意下，能夠以如此面目出版，自是歡喜異常。在此除了想特別向這許多年來，完全沒有任何酬報，只是不斷的平白賜稿的作者們的厚誼，表示由衷的感激；並且對少數幾篇原來並未在「現代文學」上發表，爲了充實此一叢刊的完整性而應允我們編入之論文的作者們的盛情，深致謝意之外；許多作者都和我們一樣希望將這一套叢刊，特別是小說之部三冊，獻給曾經領導臺大中文系多年，並且也在輔仁大學授課，因此是我們的共同的老師臺靜農先生——但願他還喜歡這一份獻禮。

柯慶明 謹誌於

臺大中文系第十二研究室

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五日

詩經國風的草木和詩的表現技巧

葉 珊

一、例外：祭祀與浪漫情調

希臘神話第二代的主神是宙斯的父母克羅納士 (Cronus) 和瑞妮 (Rhea)，這個時代中最出名的故事之一是瑞妮對亞提士 (Arys) 的狂戀；亞提士被瑞妮窮追不捨，最後在一棵松樹下自毀陽身，狂呼而亡。根據神話學家的記載，此後希臘初民以松樹為象徵，紀念這個愛情悲劇，而松樹便演化為繁殖生育之女神瑞妮祭祀中的植物意象。這個典故後來出現於 T. S. 艾略特的長詩「荒原」(The Waste Land)，詩人並承認他從佛萊塞爵士的名著「金枝」(Sir James Fraser: The Golden Bough) 裏擷取了這個意象，「金枝」一書記敘得最完美豐富的就是原始人類的種種宗教祭典，即所謂「植物祭祀」(Vegetation Ceremony)。

這種「植物祭祀」的宗教現象見於許多西方文明的開端，但我們在中國初民的宗教活動裏看不出

相似的精神。固然至遲在屈原的時代，蘭芝已經多少帶有某種極為形上的性質，但翻遍「九歌」，似乎沒有一草一木真正可以被目爲任何神祇的象徵植物，更勿論「植物祭祀」了。以「山鬼」爲例，詩中出現的草木達十種之多，但沒有一種草木具有特殊的宗教色彩，我們更看不出山鬼與某一種植物之間具有和瑞蚨與松樹的宗教牽連相似的地方。十種草木都只是山鬼身體或居處的裝飾品而已。退一步來看，「九歌」中的神祇大約只有東君還多少帶有和扶桑若木的聯想性關係。東君是日神，王逸，朱熹，戴東原和聞一多皆作是說。扶桑見於「九歌」和「離騷」，一般學者注釋家均視之爲某種特殊樹木，獨聞一多不以爲然。扶桑在「離騷」出現時，其文：「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注釋家的話大約如此：王逸：「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拂桑，奚始將行，是謂朏明。」洪興祖補：「山海經曰黑齒之北……有扶木……皆載焉。郭璞云：扶木，扶桑也……東方朔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幹同根，更相依倚。」朱熹更說：「扶桑，木名，日出其下也。」而若木，一般人相信是「日所入處」，洪興祖則神乎其神地說：「……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朱熹也說：「若木，亦木名，在崑崙西極」。這種考注一直到聞一多才放棄，在「九歌古歌舞劇懸解」裏，原文所謂「扶桑」被輕輕帶過，只算是一棵「枝葉扶疏的大樹」。

但不論扶桑是神木或僅是一棵「枝葉扶疏的大樹」，東君與扶桑間的關係比起瑞蚨與松樹間的關係仍相去甚遠。因爲松樹是一種真正的植物(Pinus tabulaeformis Carr)，而扶桑充其量只是想像的